

老家，老了更想的家

□宗世强

我的老家在徂徕镇留送村，村子面对泰新公路，环绕渐纹河，盛产花生、山药、芦笋、萝卜等农作物，种植苹果、桃子、山楂等优质水果，土地肥沃、民风淳朴。

父亲是军人，全家跟随他在地漂泊了近20年。在外地的日子里，老家是全家最爱聊的一个话题，一聊到老家，每个人都很兴奋，连一向严肃的父亲也时不时地讲几个老家的趣事，唯独我素然无趣不愿掺和。

我生在外地，对老家根本没什么印象，跟随父亲在内蒙古的那几年，一谈起老家，除了我，每个人都充满了相思、憧憬、期盼……回老家是我们家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执

着的方向。

没在异乡漂泊过，体会不到想老家是个怎样的心情；没在异乡漂泊过，也理解不了遇到老乡有多么激动和热情。

在外省，遇到山东老乡，立马就觉得亲近了许多。在内蒙古时，对方一说是山东的，无论是烟台、聊城、潍坊还是枣庄等，都是一样亲。在外的山东老乡逢年过节都互相走动，在家里围桌坐，女眷照顾孩子拉家常，男人吃菜喝酒。说起老家，满屋子都是“俺怎么地”“内怎么地”的山东腔。

1978年，父亲转业，我们一家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泰安，把家安在了红门路，离老家留送村二

三十公里，父母恨不得天天往老家跑，回去也没什么事，无非是围着桌子吃饭聊天。那时候我就纳闷，老家的胡同又拐又窄、房子又低又暗，有什么好的？

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少年也不懂“老家情”。如今，父母过世多年，我们姊妹兄弟也都成了老年人了。仿佛有什么魔力，老家竟然也浸润了我的心灵，成了我的牵挂，成了我最爱回去的地方。只要周末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就开车拉着妻子和哥哥、姐姐回老家，就像父母当年一样，和邻居唠唠嗑、在老院子里吃顿饭，就觉得舒坦。如果单位忙起来长时间不回去一趟，总觉得少点啥。

据历史记载，宋朝时有外来强

盗占据村西河边，经常趁天黑劫掠过河的外地人，村里的好心人就拦住过路的外地人，让他们先“留”住在本村，待天亮时再安全“送”走，久而久之，“留送”这俩字便成了村名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如今的留送村，南有壮观的跨河大桥，西有美丽的沿河大道，中有宽敞的中央大街。现在家家户户翻盖大瓦房，老胡同眼见着越来越少，但是厚道善良的民风依旧，谁家活儿邻居都帮着干，一家有事全村人都伸手帮忙。一进村，第一句准是温暖的问候：“家来啦！不孬吧？”

留送啊留送，你是送走了旧时光，留住了老乡愁。

老家门前的那棵石榴树

□翟清臣

一大早，老家的邻居给妻子打来电话：“你家的石榴‘炸’开了，再不收就坏了。”挂断电话，妻子便催促我开车回老家。

我离开老家已4年有余，工作之外除了看书就是睡觉，很少到外边走走，更是懒得回老家看看，难得有这次机会。

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行驶在进村的路，路两侧果园、麦田、来来往往的人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。我放慢车速，摇下车窗，和村民打着招呼。

村里的街道多了几分绿意。记得小时候，村里的街道两侧都是树木，家家户户大门前都要栽几棵树，槐树、椿树、梧桐树……院子里，栽的多是枣树，整个村子绿意盎然。夏天，处处是绿荫，老人在

树下摇着蒲扇乘凉，给孩子讲故事。至今，村子里还保留着两棵300多年的老槐树。

以前我家院子里有棵长陵枣树，枣熟透时会裂口，老人称之为“裂头枣”。三伏天，在树下摆一块水泥板，当成我们的餐桌。而秋天的爬树打枣，成了我儿时最美好的回忆。

后来村庄规划了，村子方正了很多，整齐的房屋、宽敞明亮的街道，方便了很多，但绿意的缺失总让人有些遗憾。现如今，勤劳的村民又在自家院墙外自发栽起了果树，个头不大，但很是衬景。

我家老房拆迁后便搬到村东，新家的院墙外，妻子栽种了几棵石榴树，为周围平添了几抹绿意，看上去舒服了很多。

石榴树枝杈盘曲，躯干抱团向上生长，枝繁叶茂，显得甚有风景。说来也是，今年的石榴结得分外多而大，压得枝条弯弯下坠，有的甚至伸到街巷中央。

我踩着梯子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取石榴。树上的小刺稍不注意就会“咬”你一口。我不停地扭动着身子，伸长胳膊，尽力够着藏在高处又大又红的石榴，一个没捏准，剪下的石榴便落到地上。听妻子说，石榴只要落到地上就会摔坏，我便愈发小心。

经过“战斗”，成果丰硕，今年足足收了15公斤石榴。妻

子用袋子分成数份，给邻居分一分。

石榴树用繁枝绿叶映衬环境，用酸甜的果实调和着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、社会的温度。

